



慎夏漫筆

5
93
1



弘化丁未仲冬新鐫

西島長孫元齡著

慎夏漫筆 全四冊

發行書肆 尚古堂梓



門 4 普 5
號 93
卷 1

慎夏漫筆叙

初僕役江都也聞西島天坤齋名甚熟而人事之劇不能相見也中
年以後絕跡東道踰伏西陬十有
餘年及今寡君立奉命而東則
舍坤齋出入藩邸為衆士說經



憲君乃更延坤富說書僕以為
伴講故每有滌筵必侍坐於是
始相見締交也僕雅不喜泛交
是以於都中賢傑之所知者僅
數人已而一年留止披襟款晤不
過二三次唯於坤齋則數相見

也故交驩之甚孰見其所為詩
而知詞章清絕也聞其說經而
知學問淹通也頃日來出憶夏
溽華見示曰我近日所撰也清
穎其卷端僕受讀嘆曰有經史
之學有詞章之學蓄積甚富考

據甚正使人欣之焉喜譬若游春
芳之園嘉卉美木列植叢森紅
綠駭纒縟芳陰熙之乎怡之目
悠之乎舒其心也苟非腹有書卷
其孰能為此耶語曰多錢善賈
長袖善舞此之謂歟僕也聞

見膚淺朽然虛腹今幸讀此
書俄得教餐之飽也換卷而獨
自喜焉雖然此書未足以盡坤
高也僕竊聞別撰讀孟襲抄已
可以盡坤齊者其在乎此歟刮目
俟其成

弘化二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下浣岡
藩角田簡書于江都邸舍

堀野義禮書



慎夏漫筆序

唐代隨筆之作虞世南北堂書鈔
蓋其最也至宋時若沈括夢溪
筆談王楙野客叢書洪邁容齋
隨筆王應麟困學記聞之類次之迨
元明之間陶宗儀輟耕錄楊慎丹

鉛總錄張鼎思琅琊代醉編諸書
又次之清朝顧炎武趙翼亦各有
其撰焉雖有繁簡之不同醇醜之
或殊皆能筆錄其所得使讀者
有所發明則可謂有益之撰矣
我邦元和偃武以來大布右文之化

而正享之際雋偉淵博之士響然
輩出極為人文之盛時乃有伊藤
東涯兩森芳洲中村蘭林諸人各
出意見互有選述亦能得世南諸
家之遺意者也西島君元齡家世
以儒著稱至君尤肆力於斯學其

博洽精核為一世人之不易及屬
者將梓其所著慎夏漫筆四卷以
行於世屬余為序受而讀之其為
書不分門類不問前後蓋每有心
得輒筆錄之然一事之微必反覆
推勘窮源溯本辨舛正譌以歸於

至當乃已其大者可以發經史之
疑義而小者亦不失為博物之資
焉比諸夫北堂書鈔法作未敢多
讓而與伊藤兩森數子可並鑣而
馳矣其有裨於後學豈淺也哉
抑余之於君辱忘年誼而來往相

熟君齡屆六十以上而校讐不倦
猶少壯時可謂老而益力矣今題
此書曰慎夏蓋取諸應璩書牘
中語而其意慎夏日之易急病以
自勵焉則亦可以見其一端也乃
序

知化四年歲次丁未三月

義濃長戶讓士讓述



刻研書



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條云已為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然則宋以來祈雪可見

三餘偶筆高誘注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夭死句云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天也顏子卒年家語與史記異誘之注又與史記家語並異後漢郎顛上書薦黃瓊李固亦有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之語則知漢人多有作此言者不獨誘也孫按朱子註論語短命曰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是據家語按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然

則秦漢以前並以為三十二也

唐山之書估泛舟往來本邦所無趙雲崧消夏絕句云消磨長日仗丹鈿常苦巾箱少逸篇解事童奴傳好語門前新到賣書船又清白士全集警記二云穀梁合經論南宋時浦江鄭綺所撰竹垞經義考云已佚余嘗於吳興書船見之凡十二卷索價頗高其時以未辨真偽且鈔手甚惡遂舍去至今以為恨好事者渴望書船之來可想見矣讀書質疑云當以見其二子微子篇子路從而後條句在至則行矣後故以不仕無義告其子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哉此說有理然吳虎臣能改齋漫錄已收此說以為前輩之言大

抵清儒剽說不減明儒是亦其一也。

元稹云零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劉禹錫云潮打空城寂寞迴趙嘏云風動衰荷寂寞香司空圖云已是人間寂寞花八九月用寂寞字與今人異。

文彥博同甲會詩云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世人忌丙午年生今觀此詩知俗忌之不可拘拘我昱詩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僧善生詩縱令為客樂爭似在家貧二詩同趣極盡羈旅之思。

李昌符詩樹盡禽棲草水堅路在河蘓頌詩草淺鷹飛地水流馬飲河是亦同趣李語先出二句斤兩粗勻蘓語後

句不甚奇固當推李。

霞日氣也邦人以為靄非余曩於日鈔中辨之今按張協七命云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李嶠詩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貫休春送禪師歸閩中云穿霞逢黑鳩唯是三語似非言日氣矣。

余嘗得句云胡枝花落枝初仰一句中有兩枝字以無對不成詩後閱唐詩鄭谷咏越鳥云一聲聲在荔枝枝亦一句中用兩枝字。

侯按說文本作侯從人從丁象張布之狀矢在其下侯字義止如是而禮云侯侯也射為諸侯也論衡亂龍篇名布為

侯示射無道諸侯也。郝京山云：侯猴也，象射猴也。牽強附會之說，一可抹去矣。
唐章碣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宋錢惟演詩：不將寸土封諸子。劉項由來是匹夫。同一機軸。宋魯交詩：霽色染新愁。楊萬里詩：秋光染瘦詩。亦同一機軸。
胡元瑞詩：數選宋人絕句。謝在杭著：小艸齋詩話，以元瑞所選不甚佳，更摘十數首。池北偶談亦錄宋人絕句，其不錄李之才鳳州絕句，可怪矣。之才詩有唐氣，極為可傳。今拈出于此云。去年三月洛城遊，今日尋春到鳳州。欲把雙魚附歸信，嘉陵江水不東流。

諺云：貧之無暇，余云：貧而無暇，猶或免於貧。今之貧人多暇日，難乎免於貧矣。

唐鮑溶長城下云：枯骨貫朽鐵，沙中如有言。明徐文長春日過宋諸陵云：白骨夜深語，諸臣地下逢。余每誦之，皮肉生寒毛。詩之動人，有如此者。

舜典：寇賊姦宄。蔡傳：劫人曰寇。余云：寇與戎對，為群劫之義。蔡氏截孔傳群行攻劫曰寇，直曰劫人曰寇，非古義也。按易蒙卦：不利為寇，利禦寇。詩大雅：式遏寇虐。孟子有越寇，方言：凡物盛多謂之寇。爾雅釋鳥：郭璞注：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是皆群行之義，且一切經音義

引范甯書集解云、寇謂群行攻剽者也、亦可見孔義之爲古矣、孔傳雖僞書、去古未遠、其訓詁不可棄如此、僧守仁題方方壺画云、方壺老人年九十、醉把金壺傾墨汁、又金琮送史癡翁云、行裝賸有金壺墨、處處湖山爲寫真、按拾遺記云、攝提國獻善書二人、出金壺中墨汁、如淳漆灑地皆成篆隸科斗之字、是其出典也、往年余遊金澤、途出中里邨、憇一酒肆甚清楚、題其壁曰、酷愛有嘉酒、又醇、壁間無字、店猶新、晒儂腰佩金壺墨、已署姓名啓後人、蓋言爲題名疥壁者之嚆矢也、

君子殉名、小人殉利、如林和靖、古今稱爲隱士之冠冕、然

有客持西湖圖來者、孤山之下、樹木幽邃之處、題曰林處士廬、和靖欣然而領之、豈忘名者乎、魏仲先亦以隱逸與和靖並稱、今閱鉅鹿東觀集、大半與搢紳家唱酬者、恐不真隱者、

查浦輯聞云、郝超聞人欲隱、輒爲辦百萬貲、代置居宅、在剡爲戴安道起宅甚精、王宣徽爲康節構宅三十間於天津橋、富鄭公復爲置園宅南、多水竹花木之盛、近代陸平泉董玄宰輩、獨能爲陳眉公築讀書堂于小崑山、今亡矣、夫余謂許玄度致四方諸侯之遺、陶元亮受顏延之二萬錢、我石川丈山致板京兆之遺、等皆有檀越布施之人、不

然無斗粟之濡而詎得山林優游之樂乎今也世無郗超
一輩之人吾儕焉免釜中生魚乎不堪慨嘆
冠山南谷二公有名于好士况二公學德兼優以故碩儒
名流四方望集每文酒之會客來無貴賤無留于門譚劣
如余在辱知之末翠軒西野竹溪諸老常為席賓諸老已
為異物二公亦逝綠苔生閣芳塵凝榭噫
拾得詩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生天堂却沈歸地
獄念得兩卷經欺他市鄧俗豈知鄧俗士大有根性熟俗
衲見之必當愧死今世極安飽者孰有如出家及觀此詩
知振古然

神祠有本社有拜殿明史禮志有祭殿拜殿拜殿之字見
于茲拜殿或謂之謁舍亦可宋張嶠詩路傍謁舍蹲遺獸
應有荒墳在麥中

唐人稱日東不必本邦也沈頌有送金文學還日東詩
金氏顯于三韓似非本邦人又林寬送人歸日東云門
外人復徑到時花幾開曹松送胡中丞使日東云辭天埋
玉簪指日使雞林元宋無贈日東僧云音信千峰隔華夷
一水通一水蓋謂鴨綠江合而見之日東恐言朝鮮歟
雲僧雲水僧也唐李昭象云樵客雲僧兩無事成彥雄云
蜀茶倩箇雲僧碾自拾枯松三兩枝

後漢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甯武子之愚是也

袁枚隨園隨筆云黃堂二字見東漢書郭丹傳注太守之廳也郡國志曰雞陂之側黃歇假居之地屢有火災太守塗雌黃以厭之故曰黃堂按鶴林玉露王十朋詩云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方爲庶民斟又明姜南叩舷憑軾錄云黃堂即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以黃堂昉之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緇素襍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

黃閣給事舍人曰黃門太守曰黃堂見姑蘓志後說似是記以質博雅

汪啓淑水曹清暇錄云錦帶花維揚人稱海仙花蓋初得於海州山谷間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其花未開如海棠繁麗孌娜過之惜無香無子第可鈎歷其條移植他所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此花不在海棠之下宜以仙爲號也無名子有詩三章云一堆絳雪壓春叢孌孌長條弄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似將繡被覆薰籠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爲妖嬈不與香盡日含毫難比興花中應是衛莊姜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爲名卑且俗爲君

呼作海仙花，是王禹偁海仙花詩并序也。汪氏以爲無名子，殊可怪。

俗人動言運開語似甚俗，然古人詩中用之。謝靈運云：運開申悲涼。李白云：運開展宿憤。未可以陋俗目之。

韋莊詩：八月中秋月正圓。送君吟上木蘭船。人或以中秋爲刺語。按左傳：襄公十四年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賈誼服鳥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然則八月中秋非語病。

本邦室町氏之末，敗將奔卒入明爲寇。史不絕書。按明史：凡五十五度，明之疲弊不翅此韃也。

蘓峻之亂，庾亮奔于溫嶠。嶠等推陶侃爲盟主，以討峻。侃

以不在先帝遺詔之列，疑亮刪除遺詔，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見。侃不覺釋然，便談宴終日。亮暇薤留白，侃問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余云：侃之竹頭木屑，綜理周密，亮蓋詳之。以是射之。故侃以爲獲我之心，於是得免耳。石田三成爲澤山城主，賜祿二萬石。時以一萬石祿島友行，是亦以此豪舉射豐太閤之心也。善惡殊途，智術則一矣。欺以其道，賢者無不入彀也。況於不賢者乎。

宋僧重喜詩：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後戴石屏有句云：

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頗為出藍明劉欽文亦有句云
寺裏還藏寺山頭別起山不如本句遠矣

娛書堂詩話云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
憶天台極為的對真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

肺注云其地肥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余謂陸放
翁云隱士寄雲從地肺遊僧問道上天台宋無云地肺潛

通嶽峨眉秀拂雲張雨云秋水渚涯浮地肺茅君局任守
天台共出于許渾也

唐僧子蘭詩邊色鴻聲一例秋李山甫詩怕共平蕪一例
荒劉員外寄移菊一例猶言一般一樣也

宋陶弼字唐翁咏藕詩句句巧妙用事穩帖毫無斧鑿之

痕其最可賞者絲應鮫乞與津是蚌分來防風骨外折混

沌竅中開月寺僧家鉢風亭酒客杯余嘗以誰家為誰人

在秋堂閑語今閱此詩已言月寺又言僧家家字非家屋

之義僧家猶言僧人也又按人之名字一代有一代之風

習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僧命名或以菩薩羅漢命名者不

勝毛舉宋家一代以道學盛行慕古聖賢以命名猶南北

朝之佛菩薩今舉其一傳堯俞字欽之梅堯臣字聖俞邵

雍字堯夫范純仁字堯夫林堯叟字唐翁陶弼字唐翁

顧榮字彥先與陸機陸雲併稱為三俊又與丹陽薛兼紀

瞻廣陵閔鴻會替賀循齊名為五雋其為人所賞譽如此
具見於史

杜征南作二碑紀其功績以博身後之名而其碑顯晦不

可知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嚴然孤行於天壤之間至今受其賜著書之貴如此學者其可不勉乎

兒童之戲有吹箭獲小鳥唐山亦有同者方干詩云吹箭落翠羽垂絲牽錦鱗是也

野人閑話云後主孟蜀時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余謂庶人猶如此況人君乎故孟子謂齊襄王曰王知彼苗乎

孟子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趙注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朱注用之按呂氏春秋七月紀高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此說最確

語曰攻異端是害已說者紛紛共不得其解余謂端故也攻異端猶中庸索隱行怪也上章云溫故而知新正與此章互相發也

後漢書列女傳曹大家上疏云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吳志步騭傳潁川周昭著書云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殊勝本書

說儲云五代之際國虛無人矣而雲門臨濟德山趙州諸人乃輩出浮屠氏豈儒釋人材亦相為盛衰乎余謂儒釋之消長理當然也然當此時賢者道否完性命亦難何敢望道行然則為緇衣為黃冠道與身不屈故不翅釋子有

豪傑如鍾離權呂洞賓陳圖南藍采和亦皆出道家

白傳有風亭立久白鬚寒之句余嘗以為風亭是風窗風軒之比後讀宋書江湛之傳曰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然則風亭納涼之所非造語也

津藩津坂孝綽著歷代絕句類選注顧况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云西土聞子規多咏其哀怨此獨賞玩之又清人高步瀛詩客來未慣驚雛燕人到無憂愛杜鵑則亦與此方同矣余曰宋宋肇杜鵑云暖雲無定半陰晴茅屋紙窓深復明喬木參天竹千莖巴山欲曉風露清杜鵑飛鳴遶江城魚復四月江水生林花落盡空含情灤

東灤西朝暮聲陸象山子規云柳院竹亭茅店雲蕪風樹烟溪聽徹殘陽月下不論巴蜀東西明謝在杭茗陽道中雜詩烏臼成林稻滿畦新篘白酒配黃雞老農醉卧無人喚日落子規頭上啼亦似賞玩之者

左傳文七年此諺所謂庇而縱尋斧焉者也林堯叟注云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引俗諺所謂藉木之庇而縱放尋以量之斧以伐之者也余按昭元年傳日尋千戈以相征討杜注尋用也尋斧尋干戈用字正同然則尋斧當為用斧解林注似誤又按金人銘云毫末不扎將尋斧柯

易曰震來虩虩詩曰燕燕于飛古人皆謂重言余謂恐非

蓋以重字爲名也。狒狒猩猩啣啣嘖嘖，豈重言之乎？漢童謠：燕燕尾涎涎，正義引之爲重言之証，亦非。西漢去古不遠，古名有傳如此。

能改齋漫錄云：東坡詩：叩檻出魚龜，時取一笑粲。按柳子厚河間傳曰：遂入禮隄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爲一笑。余按：韋應物慈恩精舍南池作綠崖摘紫房，扣檻集靈龜，圭塘款乃集，許有孚睡起偶成，忘機魚亦如鷗鷺，能識溪童扣檻聲，魚鼈無心，猶以漸可教，況人乎？然人有機心，我以為實，彼以為虛，不如物者有焉。

爾雅翼云：檉葉細如絲，婀娜可愛，天之將雨，檉起氣以應。

之故，一名雨師，而字從聖。按檉，邦人所謂御柳，不翅其葉可愛，花亦極可見。邦人古來無賞玩者，我林先生園中有此樹，其大覆屋，因號檉宇。邦人賞檉，實以林先生爲蒿矢，先生又以驗雨名書窠，蓋出于爾雅翼也。唐山詩人往往言及之，今拈出以貽好事者。唐張鴻云：相引坐檉陰。李建勳云：開看杉檉掩石扃。禪月大師云：庭檉夜益香。又乳鹿暗行檉徑雪，金馬定國云：野店檉花落，細紅三十年前初入檉樹吟社，接竹邨。悔齋語及茗飲，時悔齋云：秦漢以前，不聞有茗飲，余云：爾雅檉苦茶，豈秦漢以前無之乎？悔齋云：爾雅離騷，吾藥籠中之物，吾偶忘之，可愧。

余實不檢原書讀茶經所引証而已悔齋之忽忘勝余之
記臆者多矣悔齋不欲多讀書枕藉爾雅楚辭文選韓白
歐蘓之集故其所著述絕無浮響實一社之選也

世知尚書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按後漢劉陶傳云
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
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王荊公鍾山晚步云槿籬竹屋江城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李璧注襄州宜城縣出美酒爲竹葉盃今賣酒家詩人多
借用宜城亦猶世槩以酒爲竹葉也後漢杜根逃竄爲宜
城山中酒家保酒家知其賢厚待之則宜城以酒名久矣

又云陸韓卿詩宜城誰獻酬余按杜根事見後漢本傳及
三國志杜襲傳注又按劉熙釋名云韓羊韓兔韓雞本法
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也宜成蓋宜
城誤又戴叔倫詩費酒宜城近燒田夢澤深

李勣病亟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太宗自剪鬚燒灰賜之
事見白香山七德舞歌自注本傳亦載之勣姊病勣自煮粥燒

其鬚一爲臣故燒一爲姊誤燒何君臣共有事于鬚如此
今人謂土木落成爲退手杜少陵寄題江外草堂云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斷手所謂退手也又按直語補證云
閣帖唐高宗云使至知玄堂已成既得早了深以爲慰不

知諸作早晚、總能斷手、日月猶賒、必須牢固、然則斷手唐人方言歟、

困學紀聞云、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今人寡讀而多使、猶以蹄豕肩兔待大賓、豈得人之驩心乎、

賃、說文庸也、玉篇借傭也、類篇以財僱物也、史記范雎傳、

臣為人庸賃、以上字典按左傳有僕賃于野之語、所出已久、又

唐王建詩、石田無力及賤賃與人耕、

信人語、余曰、信之犀川有獸、牛身一角、色如地鼠、土人呼犀、嘗曝於石上、獵師以銳丸獲之、因得目擊焉、不識其

角入藥用否耳、余聞北總國府臺壁立數十仞、下為東寧川、其深不可測、有黃牛出沒其間、又聞江都牛淵有牛居之、夫牛蓄獸也、無水居之理、亦恐犀之屬、三河犀崖有犀出、然則本邦亦自有之、不特異邦也、

巳丑春、余築湖梅菴於澁谷村、時與園丁耘耔其間、施河泥、灰糞等諸肥、或豆或茄、槩不欲近根、如直糞其根、則枯槁或不枯槁、則必不敷榮、因謂司馬溫公家訓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又省心雜言云、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

受惠所謂積金以遺子孫者直糞其根也所謂爲人作善
方便者遠糞其根也戒之哉戒之哉
某藩士性好鳥音一歲祇役于東邸道經岐岨適見一逆
旅檐間懸一鳥籠中有告天子其音清越異常某士心欲
之口不敢言時日尚早託病投宿少頃爲愈召主人贈以
所齎物數事主人不解其意所在謝以酒肉某士推所好
之心以爲主人亦愛此物不易得矣欲言止者數四曰曩
見檐間之物其音清越不是尋常可獲主人勿吝請以數
金價之主人驚愕曰君已有不圖之貺不知所謝山驛之
鱗物聊宰其肉爲下物所羞之肉乃清越之肉也某怛然

自失是與山陰老姥殺鷺待王右軍一雙笑話

唐僧靈徹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譏之曰
是分堺瑛子詩耳其實有可賞不必如陳之言也然非極
鍛鍊者矣司空圖江行云地濶分吳塞楓高映楚天江爲
岳陽樓云晚葉紅殘楚秋江碧入吳是亦分堺瑛子之語
而經鍛鍊者不徹之所及也

舊額原額等額字謂定例也然探索字書斷無定義按詩
召南麟之定注定額也以額爲定恐出于此

李益訪紅樓院尋廣宣不遇云隔窗愛竹無人問遣向隣
房覓戶鉤從來詩人不言及者而又後人之不拈出者瑣

事如此，猶入詩料，彌六合，藏于密，詩亦然。

王棠知新錄論書法曰：古人云：心中不及作草，足見草字之難，必先具神理于胸中，而後心忘手，手忘書，妙合天然。方稱草聖。又云：古人作草書，如作真，斷不苟且。是說非，按隨園隨筆云：是齋日記云：古人稱怱怱不及草書者，乃起草稿之草，言怱怱故不及先起草稿也。若今之行草，乃正是怱怱所書，何不暇之有，是說確。

子路死于衛年六十七，楊妃死于馬嵬年三十八，人知子路之勇，楊妃之美，皆以為少壯，豈知老驥千里，雞皮三少，不可以常人律之。

佐伯侯好文，藏書八萬本，天下奇秘，無所不有，文政丙戌年，其孫侯獻書千七百四十三部二萬七百五十六本，藏諸昌平楓山兩秘庫云。世之集書矜多聞富者，錦籤玉軸，盈衍于架上，而不供蠹食鼠啖者，殆希矣。侯則不然，草精潛心，食而讀，梳而誦，二六時中，手不釋卷，以故博識洽聞，一時無前，嘗聞一書估抱七脩類稿來，左右以告，侯曰：類稿有大小二版，大邪小邪，對曰：大本，公乃命購之，因謂其人曰：今行巾箱本，係於災後再刻者，大本是原板，事具巾箱本序中，人伏其精鑿。

余幼學書於雪江先生。

先生長川氏名思孝字奉先

先生狷潔，有古俠

士風天明年間關左饑荒斗米萬錢時猶有食客十數人

柴田某善起倒流拳法掘部某善射後仕阿州綠川玄覽替者善針被褐善奕

書著老子妄言二卷玄通史說其餘吾忘之玄通臨終云千里馬今斃

伯樂安在哉白樂安在哉絕叫而沒亦一奇人也

古之詩人有隱於鑛工漁隱衣工木工詩話米商明詩等

者門人中村子謙家世以鬻米為業幼從雪江先生學先

生沒從余學詩才逸宕日坐糠粃中猶且苦吟殆當今之

周青士也山陰縣人

滕定公趙注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文公

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

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余按檀弓邾婁

考公之喪鄭注云考或為定因謂考定同義故考或作定

定或作考元字與文字形相似故誤而已趙注恐未深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

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

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

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云云乃多作勁木白楛選

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

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

殺萬計余謂楠公佩刀無刃今人摸之名曰割顱是亦厭

勝具乃無刃之物不可禁也。

俗稱士以下爲平人。平人之字，出後漢書。然平人即平民，對姦民賊民言耳。杜荀鶴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云：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是也。又按晉書應詹傳：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則似今人所謂平人者。

女曰：雞鳴說者以爲賢夫婦相戒之詩，恐非。詩中曰：女曰士者，共屬淫奔。士女者，未昏之稱。按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九五：老婦得其士夫。荀子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是其明證。

亡友竹邨潮橋家世衣工，至潮橋好學，日在刀尺間，手不釋卷，每有餘力，跋涉山川，必到幽僻無人之境，每遊著紀行，道里遠近，地名沿革，必錄。琳宮梵刹，殘山剩水，必圖，以故一閱其書，不異身踵其地。好事者往往借觀，潮橋一無所吝，惜欣然應之。余一日謁檀宇公，語次及潮橋紀行之書，公曰：嘗聞之，其書數部，有書估鬻之，已收在書庫中，余深拜感公之篤志，微賤如彼，猶且不棄，爲書庫中之一，後告諸潮橋，潮橋感泣，無幾潮橋就木，嗣子無賴，恐不能守遺書。

尤侗西堂雜俎云：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咎之。陵曰：公自

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東坡曰誠哉是言予謂畢竟名士習氣語王融遇昭略于座昭略數目之曰是何少年融不平曰日出于扶桑沒咸池誰不知融名而顧見問鄙哉二子胸次何窄也杜牧弱冠成名聲振京邑嘗游文公寺有僧擁褐獨坐問杜姓字具告之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人之以富貴名高沾沾自喜者觀此可廢然矣余謂唐詩人杜李韓白之外人品最高固當推小杜尤氏拈出此詩實足見其為人自餘樂遊原上望昭

陵贏得青樓薄倖名銅爵春深鎖二喬四皓安劉即滅劉其氣象軒昂非尋常詞人之比況其注孫子胸中自有百萬之兵實唐一代之偉人也

熠熠宵行朱傳以下文熠熠其羽為倉庚之羽宵行為螢熠熠為明不定貌畢竟職不解行字之由矣屈大均廣東新語云螢之類云云其長如蛆尾有火色雜紅綠以手觸之成粉粉所著生光逾時不滅是亦坐不解行字耳解者以為螢飛蟲而言行故致此紛紛不知作者用意在一行字夫詩之言行猶言流張華勵志詩云涼風振落熠熠宵流然則宵行即宵流流螢也後人薄影絮行風池面魚吹

柳絮行等之行字共祖之。

古詩之爲近體八句勢也。截八句爲小律四句亦勢也。然小律翔于古不翔于唐矣。南齊書高祖十二王傳高陵昭王暉剛頴雋出工奕棊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是其證也。菽園雜記云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脩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說有與集注背馳者嘗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集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藉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已。按吾學編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命廣

胡榮楊幼孜金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同十三年九月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從受勅以來閱十有一月而書成其書之踈漏可知矣。又按明史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同年八月癸酉元史成僅歷七月而書成是又太甚。

能改齋漫錄云天子萬乘諸注音韻皆作去聲予讀晉傳玄漢高祖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按左莊二十二年傳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襄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正

義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陵是也然則乘字平用不初于晉人而古者蒸東通韻亦可見矣杜常華清宮詩曉乘殘月入華清誤作曉風殘月亦東蒸通韻之一証也邦俗運漕費用謂之脚費唐山亦然玉泉子唐人所著關名水陸脚錢計七百水曹清暇錄元朝海運始於張璧朱瑄云云脚費較之今內運定省多矣又金川瑣記云金川險遠脚價不貲以故百物騰貴斗米千錢錢大昕恒言錄云羅含新安志稱脚錢者每貫出錢五十以備解發運脚同上通典其運脚出庸調之家然則運脚之語起于唐人元世祖采頤于我東方以故當時之人詳本邦事實

詩中往往有之石屋禪師清珙送謙上人還日本并簡天龍石室和尚云密意西來端有得新詩東去豈無傳是寧一山之輩似規國者成廷珪送秀鼎上人歸日本云富士嵩前留語在庭松西長舊禪扉富士名初見丁復扶桑行云自古國有至不知何姓氏又云至今惟一姓不識有興亡是言皇統連絲詳事實者如是亦可懼矣邦人稱賊首曰張本小賊曰手下手下之字出吳志甘寧傳手下有數百人又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又寧選手下健兒百餘人注引江表傳陸遜傳遜以手下召兵朱桓傳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朱異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

千人蓋吳人之言。

宋蘓洞晨起云。欵枕邯鄲夢忽殘。黃紬被穩日三竿。起來門外霜如雪。始信人間有夜寒。元石屋禪師山居吟云。枯葉滿爐燒焰火。不知屋上有寒霜。宋裴公安早行云。誤聽野雞鳴。揚鞭趣驛亭。平明見茅屋。方覺冒霜行。三詩意境酷似。不必相蹈襲。身過其境。自然發出。真天籟也。

老學菴筆記云。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一對至直十緡。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予家舊藏一對卧者。有小字云。鄜州田玘製。放翁又跋。晁說之土穉。動金門詩云。鄜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無。

及宮禁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隔絕。南人不復知。此句遂難解。可歎。又陳克宋道人已悟孩提事。棄擲泥兒。球紙鳶。江湖紀聞云。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相競買泥孩。鶯歌花湖舩。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一捏土也。其名有數如此。

益稷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胤。說者以丹朱為微讀。傲惟慢遊。連讀。恐非。下文傲虐是作。似重複。不知丹朱傲是號。按大戴禮。帝繫篇。贅聵產重華。是作帝舜。及產象。傲。補注云。象為人傲狠。因以為號。劉景升與袁譚書云。昆弟之嫌。

未若重華之於象傲，因此文也。又按王充論衡謹告篇云：舜戒禹曰：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母若殷王紂。由是觀之，丹朱傲為號，晰晰可據。

左傳成公二年鞍戰條云：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按成元年穀梁傳作蕭同姪子。范甯注云：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同二年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范注齊侯同母異父昆弟，欲斥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

也。兼念姪子笑。

姪子笑，郤克之破事，見穀梁。

如穀梁氏說，蕭同姪子為

異父昆弟。左氏直以蕭同叔子為齊侯之母。左氏似是。按干寶搜神記曰：齊惠公之妻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取薪而生頃公子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鸛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其說雖怪異，恐有所傳。且晉人以蕭同叔子為質之語，蓋有輕賤罵辱之意。援以注左氏，亦可備一解。

吹劍錄云：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斐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業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狂歌笑孔丘。韓文公

云、柄用儒雅崇業、荆公云、馳馬臨風、想聖業、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業、然猶可也、杜子美醉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也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于名教、余謂唐人儕輩相名、不揚字號、其弊至名夫子、甚則云不向烟波狎釣舟、強將文墨事儒業、韋莊驚秋詩侮慢之至、不勝忿懣、

唐人不甚貴字、凡詩文稱謂、多舉名若排行、或至不傳其

字、又有以字行者、如尉遲敬德、名恭秦叔寶、名瓊閻立德

名讓姚思廉、名簡王方慶、名琳武平一、名甄嚴挺之、名瑗

是也、有名字同者、郭子儀、字子儀高崇文、字崇文李嗣業、字嗣業

駱賓王、字賓王張巡、字巡孟浩然、字浩然是也、嗚呼可怪、

王摩詰畫孟浩然像于刺史亭、見本傳貫休李洞之輩、畫賈

島像、或金鑄之、猶本邦之諧歌者、流事芭蕉老人像、儒

者相排相擊、不如彼者、往往有之、良可羞愧、

諸侯無故不殺牛、牛獸之貴者、不得妄宰殺之、唐李日新

題仙娥驛詩云、高山食店大悠悠、陳黥鮪羅古、餘頭更有

壽終牛肉炙、當盤數鬻紫光毬、又漁隱叢話、吾觀杜默豪

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其

不得血食如此、

有一古董藏一器、器中牙牌六百扇、每扇厚一分、廣六分、

面刻一大字、背刻一小字、小字蓋面字之字母、精巧不可言、古董不知其所用、久而不售、來鬻於雲烟家、主人察是詩用、速沽之、示余、余亦知是詩用、不詳其用法、一日語之北靜廬、後靜廬就全閩詩錄中得之、欣然來示、始得其詳、錄出以貽同好云、蘭陵詩話云、雨十常謝字司牧號雨十莆田人順治間書生精繪事、與楊南叟林鳳洲及僧澹崖石竺嘯峯結社唱酬、遺集散失、從社草中錄一律、皆成于拈牌者、亦一氣渾成、無補綴之跡、○莆中詩社多尚拈牌、凡六百扇、或牙或木、為之、廣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平聲三百字、飾以朱、仄聲三百字、飾以墨、人分百二十字、集以成詩、雖

欲因難見巧、然字有制限、殊難得、合作余按甌北詩鈔、到揚州、沈既堂前輩留飲話別、兼訂蘓杭之遊、云書燈久逾味、詩牌日有課、自注云、公自號味燈老人、日以詩牌集字得句、然則詩牌近人多玩之、

天保癸巳饑荒、輿羽最酷、人多食橡實、以故都下亦有販橡餅者、余於路次見之、數年前淡海人有贈之者、一食之苦、瀉不下咽、按列子說符篇、夏食菱芰、冬食橡栗、晉書庾袞傳、與邑人入山拾橡、梁書高祖五王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可見古人亦或食之、韋莊云、飢猿尋落橡、杜荀鶴云、猿叫霜林橡實疎、霜後品猿於

橡忙却與野猿同橡塢張蠙云齋厨唯有橡歉年之民與
猿狖爭食可慨也

困學紀聞云王邵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

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

代事之相繼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

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唯見于此佩韋齋輯聞云燧人鑽火至

周四時變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

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之意蓋火關於時政

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于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

光炯炯乃無忽騰速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

人鑽燧改火之意也余謂唐山藏火養之如長命燈故有

四時變火之政觀此二書可知也本邦火禁最嚴日日

取鮮火豈待四時改之乎紀以表五方異制

滕中陵曰嘗遊相州唯築井一郡稱縣有榜署曰築井縣

是古者之遺稱也又一縣中每井有屋覆蓋古之遺風歟

余亦嘗遊相州浴箱根湯泉遇築井人問其鄉貫荅曰築

井縣按唐和凝詩高柳含烟覆井亭井上之屋可稱井亭

相州藤澤驛旁有影取邨池名影取土人云此池人影映

水則有蟲取之其人必病蓋短狐也

射家有金的的大不過寸故有射中者爲上手然直言金的其大小不可知也明程可中上谷詩鈴閣西頭馬埽平紫騮牽過赤繁纓翻身誰中金錢的嘶入垂楊一片聲如是加一錢字的之大小可知矣

邦人雞稱庭鳥以爲家庭之物也查浦輯聞云視達官子弟如家鷺庭鳥也此庭鳥極是指雞而言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安國云雅言正言也鄭康成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朱子以雅爲常毛奇齡譏常言之解爲無據曰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與恒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

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可謂辨博然未如引王充論衡之的切超奇篇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由是觀之雅言實係音韻讀法筆解作雅音不必改字

古人命名有難知者負芻射姑食其日彈勾踐漸離等是也一日讀文選上林賦云鮪鱮漸離注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因悟以魚名猶此邦古人江豚腹赤之類也

後漢書祭遵傳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自稱無上大將軍又滕撫傳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

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大將軍按無上至尊也無上將軍者
 帝王自稱之號叛賊取以為號蓋僭上也靈帝中平五年
 冬十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事見于帝紀又
 按西京賦許趙氏以無上是可證

古人稱無上將軍者蓋以無上為尊也
 許趙氏以無上為號蓋僭上也靈帝中平五年
 冬十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事見于帝紀又
 按西京賦許趙氏以無上是可證

慎夏漫筆卷一 訖

